四庫全書

子部

册府元龜卷一百六十五　宋　王欽若等　撰

帝王部

招懷第三

唐德宗建中初原州别駕劉文嘉閉城拒守帝命朱泚等攻之城中將士當受春服賜予如故

二年十月徐州刺史李洧并淄青李納以其州來降加御史大夫食實封二百戸仍充招討使

十二月以淄青李納之降將攝客州刺史馬萬通為客州刺史兼御史中丞
三年正月魏博田悅將任履虚偽以衛州降便授衛州刺史兼御史中丞
二月以田悅降將為博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李再春檢校右常侍兼本官賜實封一百戶魏博招討副使初再春子瑶為田悅裨將悅敗於洹水瑶自魏州出降馬燧再春因以其州降遷瑶銀青光禄大夫試太常卿兼侍御史

三月田悅將攝雒州刺史田昂以州降授檢校右常侍兼雒州刺史御史中丞實封一百戶

四月李納將攝德州刺史王士真攝棣州刺史李長卿皆以州降因授士真兼御史中丞德州刺史長卿檢校秘書監兼爲潁州刺史各實封一百戶

是月宣武軍節度使劉洽攻李納之濮陽降其守將高彥昭平恩郡王賜實封五百戶

七月以盧龍軍節度掌書記檢校祠部員外郎鄭雲逵

為諫議大夫雲遠以朱滔反因出軍乃逃歸京師帝嘉其來超拜之而留於客省
興元元年二月鎮州王武俊集三軍削偽號詔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董晉中使王進傑自行在往鎮州宣命授武俊檢校兵部尚書成德軍節度使三月加司空同平章事兼幽州盧龍兩道節度使時朱滔連結回紇奚契丹阻絶王命武俊既首唱歸順帝嘉之故擢拜宰相并授幽州武俊遂悉師攻滔竟殲殛焉

五月庚寅詔贈故平盧軍淄青節度使司空平章事饒陽郡王李正己為太尉自正己卒其子納即阻兵搆逆故追贈不及焉至是歸順故有斯命

七月庚辰詔曰李懷光往因職任頗著幹能朕嗣位之初首加拔擢託為心膂授以節旄頃歲河朔不寧令往征討任兼將相恩極丘山及朱泚猖狂誘姦作亂擾動京邑逼廹奉天懷光率領全軍奔赴國難克逆逃遁宗社再寧保安朕躬實有所賴委元帥河中府之權兼太

尉中書令之秩廣增其食賞及宗親人臣之盛莫與為比豈朕於懷光不盡豈朕報懷光不崇京邑未收嫌釁已構被朱泚潛使姦人說誘又受張佋音韶等惑亂之辭曾不沉思遂生疑阻交通逆孽殘害忠良朕志在推誠事皆掩覆禮遇轉厚委任轉深都不悛心凶惡日甚勑書慰問將士懷光並不令宣三軍咸欲收城懷光並不令出自云已共朱泚定約不能更事國家兼朱泚所遣來人令見宣慰勑使公言迫脅無復君臣朕以眇身獲

承鴻業務全大計移幸山南倉皇之間備歷危險賴朔方等軍將士保守忠義恥陷惡名不謀同辭誓守臣節懐光知將士之意不可改移徑往河中偷安朝夕據其罪狀情實難原然以奉天解圍嘗著勲烈昨又遣男璀音惟等謝罪懇請束身歸朝朕憫其改過之誠念其赴難之效以功贖罪務在優容令給事中兼御史大夫孔巢父齎先授懐光太子太保勑牒往河中宣諭三日内便與懐光同赴上都所在保護不得邀截驚動違者按以

軍令仍許懷光將百人己下隨身防援如欲使令家口同行亦聽懷光自便朕必能保全終始厚恩寵命待之如初仍賜實封五百戸子孫承襲代代無絶信如皦日朕不食言朔方軍素推忠義國家每有危難未嘗不立大功子儀兩收京城皆是此軍之力昨又遠從河北來赴奉天逆賊畏威望風奔遁眷言殊績朕豈暫忘其事將士各竭忠謀叶心戮力横遭廹脅無路自申每一念之痛心自咎比者君臣阻隔只為懷光一人今懷光自

請入朝猶捨其罪況諸將士並是功臣各宜坦然更勿憂慮所有官爵實封並賜名定難功臣一切如故仍准元勑超五資與改轉

九月詔曰朱滔受任薊門累著誠績委遇既重祿秩亦崇臣節中虧自貽伊阻洎賊泚構逆僭竊上京弟兄之親在法無赦朕以罪不相及情有可原待以如初之誠廣其自新之路執迷不復固敗是求戲喪而歸既困方悟累獻款疏深陳懇誠省之惻然良用憫歎雖將相嫉

惡之志固所難容以居上懷柔之情未忍拒絶且喜莫大於改過德莫盛於好生宜委武俊抱真開示大信深加曉諭若誠心益固名跡先彰朕當掩釁録誠與之昭雪宣告衆庶咸使聞知

十月李希烈僞署滑州節度李澄以所部歸順加澄檢校兵部尚書汴滑節度使次月封武威郡王賜實封五百戸

是月詔朔方及諸軍在河中絳州朝邑將士等艱危以

來嘗濟國難去歲朕在奉天兇黨攻逼解圍赴急亦賴

此軍言念勳勞情均骨肉濟朕危厄感之豈忘頃以懷

光背恩自生猜阻熒惑將士汚脅忠良朕頻降詔書皆

被懷光隱匿朕之誠素竟未敷揚今時屬嚴凝例須衣

賜豈以懷光一人拒命遂令衆不霑恩朕於功臣義存

終始其朔方將士等今年春冬衣并賞錢宜令所司别

收佇待道路通流當時支遣如有歸順者續到續給其

大將先有實封並准元勑配州給牒委馬燧渾瑊逐便

分付令其差人請受仍明宣諭令悉朕懐懐光擁逼朔方及諸軍將士據河中同絳等州凡數萬衆度支奏懐光下將士既同叛逆請除其冬衣不給帝謂之曰懐光一人反叛朔方將士累代忠義何罪而不給故有此命

閏十月詔曰朕臨御萬方失於君道兵革不息于今五年憫衆庶之勞悔征伐之事而李希烈蔑義棄德反道虐人朕哀彼生靈陷于塗炭苟存拯物不憚屈身故於首春特布新令赦其殊死待以至誠使臣纔及於郊畿

巨猾已聞其僭竊酷烈滋甚吞噬無厭將相大臣咸懷
憤激繼陳章疏固請討除朕以所行天誅本去人害兵戈
既接玉石難分言念勲臣横遭脅制雖思改革厥路無
繇乃受汚終身啣寃没代淪胥以逞誠足痛傷豈孽自
一夫而毒流萬姓為人父母能不愧懷宜令諸節度使
將欲進軍先加曉諭王師致討唯在元兇所有脅從一
切勿問如能去逆効順因事建功明設科條以示褒勸
貞元元年三月己未以光州固始縣令孫液為鄭州刺

史兼御史中丞始液因官陷賊李希烈寇没汴州廻廹武牢盡為所制託液心腹授偏師鎮鄭州希烈敗退保蔡州液以州來歸

四月詔朔方及諸軍應在河中將士頃赴奉天濟朕危難皆是功臣懐光脅其妻孥脱身無路朕屬者下詔招諭官爵實封一切如舊雖獲於陣上亦無所傷皦然此心無負忠義今馬燧渾瑊并諸軍勝捷相繼河中將校歸降頗衆皆奉國捐家足以見軍士之心興言感歎冝

加優撫宜以馬燧渾瑊充招撫使棄逆歸順一切不問歸
順將士仍別建營屋優給任用各盡其才所在誘諭務
稱朕意
八月李懐光平詔曰國家多難二紀于兹朕嗣位七年
連兵五載追惟往事悔恨盈懐今二孽繼誅諸方甫定
哀彼淮右獨為匪人其帥不共其衆何罪諸道應與淮
西連接宜各守封境非被侵軼不須進討仍委所在長
吏明加招諭宣布朕懐李希烈若能歸降待之以不死

其餘將士官吏百姓等一切洗滌與之更新明示庶邦自求多福無有遠邇咸使聞知

二年二月詔曰李希烈負恩作亂劫脅平人朕念生靈無辜務欲息兵捨罪累行赦令皆許自新言必再三事出誠素此朕含垢忍恥屈法為人之心天下所明知也希烈又固執兇圖驅脅將士違我詔命犯我軍兵今月三日遣偽署申隨唐鄧四州都知兵馬使杜文朝率馬步五千人入襄州北界山南東道節度使樊澤勒兵馬

與戰大破其徒斬級擒生盪除畧盡又於陣上生擒杜
文朝及大將馬坦然等此皆朕德不昭感教未敷行致
使平人脅從逆命其帥有罪其人何辜朕所以省表悼
心感事增歎猶兾改過尚可息兵明稱屈己之心式洽
好生之義其陣上生擒將士馬坦然等七百九十人宜
令樊澤給衣服糧食竝放却還并寫前後赦文勑命宣
示淮寧將士等有能向化者准赦令一切不問官爵如
初其傷痍未盡復者竝委醫療令其得所其陣上所殺

人宜差所繇官於側近埋瘞兼立碑記無使暴露鬱吾
春和其杜文朝身領全軍事得繇已不能歸順力屈就
擒待到日當有處分
七月以許州鎮遏使李光暉為許州刺史薛翼為唐州
刺史光州鎮遏使夏侯沼為光州刺史隨州鎮遏使李
惠登為隨州刺史褒歸順也
十年七月昭義行軍司馬元誼據洺州以謀亂誼之弟
諒時為兵部員外郎素服待罪闕下帝令復職且遣諒

以書諭誼焉

十一年九月昭義軍節度使掌書記試秘書郎盧頊爲洺州别駕知州事賜緋魚袋賞有功也時元誼據洺州頊白於節度王虔休請入城説下之頊見誼爲陳利害誼請隨頊歸朝故頊不次授官誼亦不赴京師

憲宗元和元年正月命高崇文討劉闢三月丙子山南西道節度使嚴礪奏收梓州破賊千餘人丁丑制曰朕聞皇祖玄元之誡曰兵者凶器也不得已而用之恭惟

聖謨常所祗服故雖文告有所不至誠信有所未孚姑
務安人必能忍耻朕之此志亦可明徵近者德宗皇帝
舉柔服之規授宰衡之任宏我廟勝遂康巴庸故得南
詔入貢西夷寢患成績始究元臣喪亡劉闢乘此變故
坐邀符節朕以柱成命者雖乖於禮體從權便者所冀
於輯寜竟違卿士之謀遂允僥求之志朕之於闢恩亦
宏矣曾不知負牛羊之力飽則逾亮畜梟獍之心馴之
益悖誑惑士伍圍逼梓州誘陷戎臣塞絶劒路師徒所

至燒掠無遺干紀之辜擢髮難數朕為人司牧育彼黎
元如闢之罪非朕敢赦是用叶羣帥之謀除百姓之害
永清妖孽底定一方伐罪吊人於是乎在其逆賊劉闢
在身官爵宜竝削除今王師鼓行尋濟天險梓潼城守
已解攻圍壓卯注熒坐看撲滅其西川將士如有秉此
聲勢翻然改圖梟斬亮魁以効臣節者必當特加爵秩
高位重賞朕無愛焉其餘將吏等但能去逆效順以所
領歸降者超秩三資授官以一身降者亦與改轉長行

官健歸順者並與叙録仍加賞給其西川管内刺史等當其阻亂孰克静戈雖章表未通而衷誠可見今能歸款亦仍舊職如或乗機立效因事建功並特加酬賞務極優厚夫皇王之道弔伐所加義在除殘情非樂戰故脅從罔理必戒於徂征焚溺是哀俾興於徯怨禁暴止亂其在兹乎況有迹陷兇徒心非黨惡歸我無路遂至淪胥言念斯流尤深軫惻所以明諭將帥罪止渠魁其餘染汚一切不問布告遐邇冝悉朕懷

九月以西川降將文悅為戎州刺史仇良輔為簡州刺史

二年十月潤州將張子良等既擒逆賊李錡制曰浙西管內官吏及職掌人若被廹脅驅使者但情非同惡一切不問

三年六月癸亥以邕管將黄少卿為歸順州刺史弟少高少溫竝授官少卿西原蠻酋也貞元中屢為邉寇至是相率歸款

四年鎮州王承宗拒命以護軍中尉吐突承璀將兵討之詔曰自古哲王之有天下者懲其暴亂則法所宜加察其情狀則罪有不及況故太尉兼中書令武俊忠扶邦國節著艱難覽視册書想見風槩而承宗毀棄門户違悖君親遽肆姦兇自貽討伐欒盈干紀寧忘武子之勳蕭延紹封無廢鄭侯之嗣矧忠而見節禮以議親宜降深恩庶行中典載明樵採之禁兼茂歸降之制好生之德俾浹人心止殺之源用孚朕志其王士平士則竝

宜各守舊官其武俊實封仍特賜士則承襲鎮州大將
昔著茂勲言念其勞每念增歎其有食實封者並宜依
舊不須停給如領兵軍將以所領歸降者超二資與官
賜實封二百户仍賞錢一萬貫文其武俊士員松楸墳墓行
營諸軍並不得輙有毀伐除暴勝殘事非獲巳布德施惠仁
豈遠乎用彰弔伐之師式示皇王之道宜布内外宜悉朕懷
十一月丁未詔鎮冀管内諸州百姓等莫匪王人皆同
赤子葢戀生業遂廹兇威暴賦急征既嗟於無告冐鋒

觸刃又慮其俱焚言念于兹良深憫惻其應討伐鎮州諸軍所到之處宜先存撫百姓使安其業勿令虜掠傷害以副朕心

八年八月丁未鎮州賊帥張伯靖降于荆南九月辛亥以伯靖為右衛翊府中郎同正員兼歸州司馬仍委荆南節度使軍前驅使

九年十月甲子制曰朕嗣膺寶位于兹十年每推至誠以御方夏庶以仁化臻於太和宵衣旰食意屬於此今

淮西一道未遑朝經擅自繼襲肆行寇掠將士等廹於
受制非是本心思去三面之羅庶遵兩階之義宜以山
南東道節度使嚴綬兼充申光蔡等州招撫使仍與諸
道衙將帥等即同糾率共申曉諭其淮西將士官吏等
如有歸國者即量其高下便授職任仍具聞奏即超官
爵縱舊有罪犯一切無問吳元濟如束身歸朝亦當棄
瑕録用其百姓有歸投者仰便給糧食仍與田宅務加
存恤使其安堵事平之後淮西將士宜共賜錢二百萬

貧百姓給復三年詔書所不該者嚴綬量其所宜條流
奏聞庶盡綏懷之義以申生育之恩若尚執迷不能遷
善至於罔罪自有常刑宜以誠懷使其知悉乙丑命内
常侍知省事崔潭峻都監申光蔡等州招撫使及山南
東道節度兵馬使仍與嚴綬及諸道計會逐便宣撫
十二年二月庚申勑淮西賊中百姓窮困相率歸順其
數甚多言念生人載懷哀憫必資綏撫使獲安存於許
汝行營側近置行郾城委韓弘計議揀穩便處置又於

唐州側近置行吳房縣仍令本界節度觀察使擇幹了官知縣事兼量置兵馬防護使免憂危時行營諸軍兵招得淮西百姓五千餘戶賊以西南受攻者三年貯藏內竭併食共衣戰卒之外多無粒食水竭其魚鼈菱芡陸盡其走獸畜產以及草木又苦賊令苛虐相帥而出賊亦慮索其食不復禁之

三月巳巳以太子僕楊元卿為蔡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本州團練鎮遏使詔曰淮蔡近郊久隔皇化本殲兇虐在拯生靈況今賊黨攜離相繼效順思俾阽危之俗盡霑牧養之恩勞倈招綏今之所切其新除蔡州刺史楊

元卿宜令與李愬商量計會且於唐州東界選擇要便
權置行蔡州如百姓官健有歸順者便准勑優恤存撫
令知國恩必使全活
四月乙亥詔曰刑賞大信國令必行義勇深誠旌答斯
在西文城柵歸降都將吳李琳堅拒逆之計結勤王之
心翻然令圖竟効前欵高秩厚賜宜疇爾勞可試秘書
監兼御史中丞封濮陽郡王賜實封二百戶賞錢萬貫
仍令李愬署以重職以奬忠臣

五月辛未詔曰見機効節誠固於危途秉義懷忠福生於死地挈其全邑誓彼萬心事且超於等倫賞豈限於班次鄜城降將殿中監鄧懷金自王師壓境詔命先施識祝網之深恩感投身之有地縲俘以列介士無譁披於凶墟造我營部聆之者響振慕之者風趨銷逭亂源導迎善氣固可勸功王府播美天衢拜爵當時傳封後裔可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大夫封新平郡王并賜實封二百戶賞錢一萬貫又委李光顏署以重職仍加銀

青光禄大夫

十三年正月一日赦書鎮州王承宗若能束身赴闕捨而不問仍加官爵三月制曰王承宗先祖武俊有勞王家雖再加之師每從人欲而十代之宥常切朕懷近以三朝稱慶八表流澤廣此鴻霈開其自新而承宗果能翻然改圖披露衷懇遠遣二子進陳章表緘圖印以上聞獻德棣之名部發囷奉粟并竈貢鹽諒申效順之心足見納忠之志抑而不撫何以示懷其王承宗所有瑕釁

特宜洗雪依前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吏部尚書餘如故
其管内四州百姓委承宗厚加安慰先是命尚書右丞
崔從使鎮州賜之璽書期以自新承宗素服俟罪奉表
陳白帝益矜之遂復爵命以華州刺史鄭權檢校工部
尚書兼德州刺史充横海軍節度德棣滄景觀察使
四月甲寅魏博遣使將押送承宗男知感知信及其將
石汎等至臺門請罪中使宣旨令於客省安置俄有詔
移館於禮賓院魏博監軍遣使獻王承宗德棣二州圖

印兼請入管内租税七月詔復承宗實封二百户

十二月戊寅魏博及義成軍送到擒獲逆賊李師道下都知兵馬使夏侯澄兵馬使宋澄等四十七人並從釋放仍却遞送魏博義成軍營委收管驅使如緣父母猶在賊中或羸老病疾情切歸還者仍加賜優賞放去務於全貸何所疑留及澄等至行營賊覘知之潛相傳告緜是叛徒皆感朝恩繼有降者

十四年正月淄青偽署海州沭陽縣令兼鎮遏兵馬使

梁洞以縣降於楚州刺史李聰詔授洞檢校殿中少監兼侍御史知沭陽縣事賜實封一百戸賞錢五千貫并令淮南節度使李夷簡授之重職其縣權隷楚州加聰兼御史大夫

穆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即位十一月癸卯制曰朕聞帝王丕宅四海子育羣生如天無不覆如日無不炤其發號施令也如雨故能上符天道下感人心朕自嗣守寶圖將欲恢宏王略嘗懼化有所未至恩有所不周乃睠

異方初喪戎帥念乎三軍之士洎於四州之人或懷忠
積誠而思用莫展或災荒兵役而望恤何階今則昌運
一開誠節咸著王承元首陳章疏願赴闕庭永念父兄
之忠克固君臣之義已加殊奬別委重藩又念成德軍
將士等叶謀嚮義丹欵載申咸欲効其器能各宜列於
爵秩大將史重歸牛元翼等已並超授寵榮今復都加
厚賜普示深恩兼以四州貧下百姓當敷賑贍之惠俾
識含育之恩宜令諫議大夫鄭覃往鎮州宣慰親諭朕

意仍共賜賞錢一百萬貫以内軍及户部見在疋段支送充賞給將士兼貸四州貧下差科州縣之中或有殘破頗甚者委田弘正量便宜優卹務令存濟朕又以王澤所洽天網方恢宥過釋寃與人休泰其管内繫禁囚徒罪無輕重竝宜赦免其大將等雖已頒賜官爵或慮有遺并判官等且委弘正具名銜聞奏如或父母在者别具上聞當加優恤當道從前已來官吏將校等或忠義可嘉而刑戮濫及如有此色亦條録奏聞當加追贈

如子孫見在者厚加優卹仍具聞奏四州之内有高年惸獨或承平遺老咸覩皇風或孤獨廢疾不能自存者差官就閭量給粟帛四州之内有奉職清勤惠及百姓者具事跡聞奏當量加進改如有隱居山谷退在丘園行義素高名節可尚或才兼文武卓然可奬者具名薦聞朕以武俊之勲勞光于彛鼎士貞之恭恪繼被節旌承宗感恩亦克立效永言十代之宥俾賜一門之榮承宗兄弟竝已授官爵如或未盡霑及亦當具名聞奏其

承宗瘞事亦差官勾當禮物之間務令周厚嗚呼録其遺忠延乎後嗣旌其衆善被于一方國有羡財不吝於卹隐朝有好爵無愛於功賞庶使八表大同五兵永戢宣示中外宜體朕懷

長慶元年八月鎮州監軍使宋惟澄奏七月二十八日夜節度使田弘正為亂兵所殺并參佐及家屬元從將吏合三百餘人共推都將王庭湊知兵馬事下詔曰朕嘗讀玄元書至於佳兵者是樂殺人因念子孫名之建

於霸非不三十年不能為成人豈恣以一朝之忿驅而殺之然而田弘正首以六州之衆歸於朝廷開先帝之雄圖變河朔之舊俗除去苛暴昭宣惠和愛人如身養士如子拊循教訓必忠孝為先是以魏之師徒一年而知恩二年而知禮三年而相與讓於道矣故南征淮蔡東伐青齊北定趙地元勲茂績皆自魏師肆我憲宗付之心膂入則輔弼出則藩垣推誠不疑近實無比顧朕小子獲受丕圖嗣守不違何暇恢復而承元請覲異郡

擇才苟非勲賢不敢輕授是用咨我元老囂於是邪而
又寵諸將以懋官加三軍以厚賜復其租入惠彼蒸黎
於此一方之人可謂無有不至而梟音未革狼顧猶存
恐害忠良恣為殘賊臨軒震悼撫几驚嗟天胡不仁一
至於此朕下為君父上奉祖宗毁弁檝於鯨鯢啗股肱
於蛇豕尚欲因循恐恥苟免偷安非唯傷心於田氏之
子孫亦將何顔謁先帝之陵廟人神共憤卿士叶謀咸
願誅夷用申冤痛便合興師進討以剪姦宄尚念一軍

之中豈得無義勇倉卒變動必非衆謀茍得其魁餘復何罪宜令魏博橫海昭義河東義武軍等各出全軍以臨界首仍各飛書檄具諭朝旨如王庭湊能執首謀為亂扇動三軍者送至隣道或就州處置然後束身歸朝必當超奬授三品正員官并與實封五百戸其餘三軍將士一切不問并大將等或有能相勸諭翻然改圖者各隨事跡當加寵擢如王庭湊執迷不寤諸道宜便進軍以時翦滅茍不得已至於用師其有効忠則宜懸賞

如有梟斬尅渠者先是六品以下官宜與三品正員官先是五品節級昇進仍與實封三百戶庄宅各一區錢二萬貫以一州歸順者便與當州刺史仍賜實封三百戶如先是本州刺史以一州歸順者超上資與官仍與實封二百戶一縣歸順者超兩資與官實封二百戶如有能率所管兵馬并以城鎮來降者並超三資與官賜爵實封一百戶賜錢一萬貫以身降者亦凖前例處分其有城鎮將士百姓等守節拒賊身死王事各委長吏

優給其家仍具事跡聞奏當加褒贈其有潛謀誅斬渠魁被其屠戮者宜便加追贈并賜錢帛仍與一子官諸軍所至不得妄加殺戮焚燒廬舍掠奪資産并有拘執以為俘馘其管内州縣有自置義營堡栅王師所至能相率來歸各加酬勞時當秋候務切農功邊界之人懼廢耕織應緣軍務所須不得干擾百姓如要車牛夫役工匠之類並宜和顧情願仍優給賞錢賊平之後應立功將士並與超資改官節級賜物其長行官健歸降者

亦當優賜褒賞幽陵變擾誠謂亂常以其旁害賔寮毒加台鉉較其輕重示以招攜尚開迷復之門用廣自新之路如聞賊中文牒妄作異端皆指朝廷徵兵欲戍邊塞此皆狂詐扇動人心况今邊上甲兵足以備禦欲令知悉故重宣明仍委所在節將以此告諭昔堯舜之俗比屋可封虞芮之人讓畔可感仁義則水火可蹈忠信則蠻貊可行繇是言之亦在化之而已逮我長理何其遠哉豈朕之澆假荒寧自聖而不可教也將朝之魁梧

骨鯁自持而莫我念耶二者之來皆朕不敏內省終夕
其心浩然於虜封域之中干戈作矣郈廟罇爼無忘敉
寧布告朕懷以須良晝
文宗初即位以故橫海節度李全略子同捷為兖海節
度同捷託以三軍乞留拒命太和元年八月庚子詔曰
王者之御天下也推其至誠格以大順臣子之奉君父
也効以奔走竭其忠貞故能上下交感家邦用寧其有
專上周旋干紀悖戾怠棄彞典矯誣當時固人神之所

不容古今未能制者也朕以菲德祗荷鴻業將躋俗于至厚之域致人於無過之地永用勞慮惻然疚懷李同捷幸席舊勳不思纘緒斬焉未幾私行壘練毒殺忠良擾惑部校稽之國憲難逭常刑朕以頃在先朝已稽中旨實遵成命來議改圖庶乎舞階以服有苗因壘而降崇國使臣旁午優詔指明而又越留務之權授之戎師扳負海之地置之中華推恩含垢斯亦至矣而同捷益懷迷執閉境搜兵大詬鄰封拒捍中使遐邇憤怒中外

驚嗟叛命既彰大義當絶事非獲已良用憮然其李同
捷在身官爵竝削奪朕以滄溟之地兖魁竊據今若怒
玆小醜遽至大刑慮金草一揮玉石同碎弔人之義深
置未安宜令四面節度使各蓄兵鋒共固疆守絶其窺
伺之路撫其離叛之人嚴戈矛之備以待其窮據山川
之要以張我武如叛徒驚擾潛有侵軼當隨機禦遏以
自保完勿使凌犯為虞隄防或弛其滄景將士如有能
奮揚忠義執戮渠魁者先是六品已下官者便授三品

正員官其先是五品已下官者節級超獎仍賜庄宅各一區錢二萬貫文竝列加寵任如能率所管兵馬以州郡來降者超三資與官便授岳牧賜錢一萬貫以城鎮來降者超兩資與官仍賜錢五千貫以一身降者亦與改轉仍賜錢帛其同捷如能知義悔過束身歸朝竝與洗雪仍加寵獎若不能悛悟自取誅夷罪止一身其餘脅汚一切不問於戲佳兵者聖祖之所誡文德者前哲之所崇肆予寡昧敢忘丕訓然以齊庶方者號令立人

紀者君臣斯制苟渝大倫安設是用絶其奔軼誡以申嚴佇無戦於文告庶有瘳於迷復特此來遠諒非初心布告内外咸使知悉

二年三月己卯徐州節度使王智興奏於棣州界破賊五百餘人燒却棣州三面城門庚辰勅曰如聞招討棣州計日降下賊收百姓多在城中時方春農必多餧廹歸降之後宜委智興據户口人數節級賑賜俾各安生業便以度支供軍斛㪷數内充如失家業者仍以空閒

屋居田地逐便安存

九月辛丑授棣州降將劉志清為正議大夫檢校太子詹事兼侍御史龐再忠為朝散大夫檢校少府監殿中侍御史滄州鹽山縣主簿知州事張叔連為福王友

八年二月庚寅詔邕府招討使董昌齡自邕州累平溪洞兵威所向首惡皆擒言念蒼生無非赤子況在荒徼尤當撫循其溪洞如有未歸附者向後非因侵擾更不用進討仍加存撫各使懷安所獲溪洞百姓並分配附

近州縣令自營生不得没為奴婢將充賞賜

開成二年三月壬申詔唐州刼掠縣官捉桂管聚集妖人或始於討窮或迷於誘導嘯集未散伏藏山林者委本處長吏遣人宣諭恩旨竝放令歸鄉貫田里俾安家業勿更根尋

武宗會昌三年八月昭義軍劉積叛命令河朔三鎮討積命徐許滑孟魏鎮幽并八鎮之師四面進攻制曰成德軍節度使王元逵魏博軍節度使何孔敬或姻連王

室或任重藩維䜿陳一至之誠願揚九伐之命吳漢任
職受詔而初無變顔卜式朴忠未戰而義形於色况成
德軍嘗以梟騎横陣首破朱滔士氣方酣再廻魯陽之
日鼓音未息三周不注之山魏博軍亦以大斾涉河竟
殲師道建十二州之旗鼓以列降人削六十年之屬階
盡歸皇化士博餘勇軍有雄心必能禀酇侯之指縱成
葛亮之討伐咨爾二帥朕所注懐元逵守本官充北面
招討澤潞使孔敬守本官充東面招討澤潞使潞州㬅襄

者列祖在藩先天啓聖符瑞昭晰績事煥于後亭鑾輅巡遊金石列于代邸實謂可封之俗久為仁壽之鄉艱難已來頗著誠節必非同惡咸許自新其昭義軍舊將士及百姓等如保初心並赦而不問其大將等如能捨逆效順以州郡兵衆降者必加封賞如能擒逆賊劉積者別授土地以報勲庸其諸道進軍不得燒毁廬舍發掘丘墓仍委劉沔王茂元同力攻討朕以羣臣執義固爭謀非獲已告布中外明體予懷

宣宗大中三年正月涇原節度使康季榮奏吐蕃宰相
俞檻勲以秦原安樂三州歸闕七月三州七關軍人百
姓皆河隴遺黎數千人見於闕下帝御延喜門撫慰令
其解辮賜之冠帶共賜絹五十萬疋
懿宗咸通四年七月詔徐州銀刀官健其中先有逃竄
者累降勅旨不令捕逐其今年四月十八日草賊頭首
已抵極法其餘徒黨各自奔逃所在更勿捕逐
僖宗光啓元年閏三月詔諭秦宗權近鎮制曰我國家天

歷自歸君臨無外十七聖滂流玄澤積潤山靈三百年
保定鴻基方延運祚其間數纏灾運禍起兇狂纔聞竊命
之稱已觸震雷之怒或腹心生變或骨肉相圖近事可
明靈誅不漏蓋人祇之共憤乃宗社之儲休亦頼中外重臣
佐佑薄德大耻既雪小康可期須申誥諭之勤用致綏
懷之旨而宗權藩垣攸属倚仗特深章表繼來至誠
可驗而兵戈未戢物論猶疑是生交搆之端並惑親隣
之聽况位崇將相爵極侯王圖功則國禍可平快志而

家寃已雪勸忠貞於部伍莫若率先鑒成敗於古今當

思釋禍猶冐屬猒之誡適揺怙亂之機且患難雖繁封

疆有制各圖侵軼自掇悔尤高潯之下澤州將攻偽帥

周岌之窺臨汝本利危邦翻爲致寇之資蓋昧啓釁之

釁得土　爲他人所有得貨財亦他人所資勢敵則相

傾力均則相忌害莫深於歸怨利莫厚於圖安况井邑

皆空耕桑盡廢歎瘡痍而未復軫哀痛而難忘且雒邑通

都非列蕃之所併河陽要地亦諸夏之必爭若不制自

本朝豈可公然竊據節旄罷授須俟王人賦税均輸合資國用至于封疆隣接續可商議指揮但當還舊尤藉近鎮繼聞蒲陜已受攻圍河外既事於枝梧關中自防於漕轉廻車或阻奉國逾虧今者先在息兵各令守境爵位幸非愛惜君臣足保初終尚或執迷方知誤計若法制不行於一處即征伐須徇于衆情人亦有言理難為黨雖萬方之罪當責朕躬而九廟之威更憑天力縱以黄巢頃盜宫闕曾會師徒既戮元兇須遵後命所以

寢興念慮詔示殷勤猶期遠保宿心不欲便乖衆怒山河著誓當明指日之心聖哲好生必用舞干之德佇披深款勉蹈良圖

昭宗以文德元年三月即位十二月蔡州牙將申叢執秦宗權撾折其足乞降詔中使宣諭便以叢權知留後比中使至别將郭璠殺申叢篡宗權縶送汴州

大順元年六月太原節度使李克用大將權知邢雒兵馬留後安建上表請以三州歸順遣中使往勞之

乾寧三年八月邠州王行瑜將蓋寓李存信閻鐸判官王讓李襲吉等竝降詔加賜賚

哀帝天祐三年十二月兩浙奏淮南楊行密偽署宣州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檢校司徒前守舒州刺史王茂章云今年正月八日部領首下馬步遥投當道其人是淮南第一都將憤以本道兇邪來慕大朝明盛覩兹忠孝合具奏聞者敕曰王茂章能分逆順捨彼狂迷弃楊渥之亂邦不同姦險投錢鏐之巨鎮思託賢良既明向

國之心頗見立身之道元戎所薦義節昭然須行激勸之規用示奬酬之寵冝授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太保兼御史大夫

册府元龜卷一百六十五

册府元龜卷一百六十六　宋　王欽若等　撰

帝王部

招懷第四

後唐武皇以大順二年三月邢州節度使安知建叛入汴軍武皇令李存孝定邢洺因授之節鉞時幽州李匡威與鎮州王鎔屢弱中山將中分其疆土定州王處存求援于武皇武皇命存孝侵鎮趙之南鄙又令李存信李存

審率師出井陘以會之併軍攻臨城柏鄉李威救至且議旋師

乾寧元年五月鄆州節度使朱瑄為汴軍所攻遣使來乞師武皇遣騎將安福順安福應安福遷督精騎五百假道於魏州以應之

三年五月汴人大舉以攻兖鄆朱瑄朱瑾再乞師於武皇武皇假道於魏州羅弘信許之乃令都指揮使李存信將步騎三萬與李承嗣史儼會軍以拒汴人存信軍

於莘與朱瑾合勢頻挫汴軍
四年九月河中王珂來告急言王拱引汴軍來寇武皇遣李嗣昭將兵三千以援之屯於胡壁堡汴軍萬餘人來拒戰嗣昭擊退之
天復三年梁太祖所署昭義節度使丁會以潞州歸帝納之賜甲第於太原位在諸將上
莊宗初為晉王天祐八年正月南伐至邢州遣李存璋治械攻城時梁將王檀為邢帥乃約矢飛書諭以禍福

曰天維助順神亦害盈有道即興無道即滅昔漢朝中否俄成王莽之妖晉祚中微復起桓玄之禍莫不因緣多難構合異圖謂天地可以心欺謂帝王可以力取殊不知雪霜之後寒松驗貞翠之姿喪亂之期義士見忠勤之節是故南陽宗室京口英雄皆懷仗順之謀悉建平勳之策逆溫萑蒲餘孽畎畝微民因黄巢將敗之秋於白水喪師之後自知勢蹙遂乃向明聖朝以方切招懷顯行恩渥使從賊將委以齊壇錫全忠之嘉名居實

門之重地爾後連侵四鎮累擁雙旌非聖朝恩澤不深非聖朝有負此賊而乃結連姦逆攻逼河岐謀害近臣劫遷鑾輅終成大逆遂弒昭皇殺戮宗支逼辱妃后萬民相顧而抆淚百辟飲恨以吞聲以致神堯萬代之基陷入碭山豎子之手人祇痛憤天地慘傷况復自僭逆以來猜狂愈甚忌勳舊則殺傷已盡貪財貨則溪壑難盈氏叔琮朱友恭之徒蔣玄暉張廷範之輩罪無毫髮皆被誅夷王仲師覆族於前劉知俊脫身於後如斯統

馭何以扶持稍成爪李之孅便中讒邪之口且鎮定兩地聖唐重藩皆世嗣山河代分旄鉞各以生靈是念封壤求安既拜表以稱臣又竭財而入貢而逆溫不察忠痒潛肆窺圖詐稱應援之師盜取深冀兩郡見利忘義一至於斯欲令天下歸心乃至舟中敵國昨鎮定大王特差人數徑告弊藩予遂統師徒躬來應援逆溫已令其將王景仁等七八萬衆屯據柏鄉日令步騎攻圍其城終不出鬭遂令引退即便前來既落彀中須施毒手

東西掩擊勢若山摧擒戰將二百餘員奪鐵騎五千餘

匹橫屍蒲野竒龍驤神㨗之徒棄甲如山悉長劒銀鎗

之類程思權縷陳表本張濤亦備述事機燃董卓之臍

何煩再畢斬桓玄之首正在此時近又岐下淮南皆通

閒使咸期春首同起義師計柏鄉之勝㨗遠聞在兩地

之戈鋋轉急天時人事昭然可知伏以公緱嶺名家聖

唐勲族因逢國難偶在賊庭當華夷無事之時滿朝朱

紫儻社稷中興之後足顯勲名予曾高自憲宗朝赴闕以

來世荷恩寵敢因此際誓復聖唐必不與碭山田夫同
戴天而履地予幕賓王緘僕射九月中鳳翔使廻劉知
俊令公因遺書示兼傳密意具述足下相與之分最異
他人兼憑附達絹書尋令通送又累得潞州相公家兄
文字及招得魏博子將聞得逆温於公君臣之分已有
猜嫌曾於故鎮着人密欲窺筭皆言紀綱不少謀害稍
難頗得事機極不虚謬且公彭門侍中之後鴻勲茂業
播在史書豈忍屈節賊庭黙汙盛族轉禍為福去就奚

安箕子去殷項伯歸漢棄骨肉猶稱先智全富貴固是良圖今三鎮嚴師已及城下敢假丹抱仰達英聰儻蒙俯賜忠言見機知變叶同討逆興復聖唐則身與金石齊堅名與天地同固蓋以久欽重德是敢先貢直言如明鑒未迴丹誠尚阻則長濠巨塹築室返耕使飛走以無門固展覿而有日

二月南伐鄆州步騎三千自黎陽歸國其都指揮使張從楚曹儒謁見帝賜衣袍韉馬頟其兵為左右是月命

從楚儒為都將俱賜姓李氏從楚改名紹文曹儒曰紹
武
十三年八月攻邢衛洺磁下之相州節度張筠棄城遁
去邢州節度閻寶嬰城拒守帝令軍士諭以張筠宵遁
令降將張温率汴軍五百於城下招諭之寶知勢危窘
援軍路絶請以城降帝嘉之進位檢校太尉同平章事
遥領天平節度東南面招討等使待以賓禮位在諸將
上

九月梁將戴思遠為滄州帥時已定魏博思遠勢蹙棄州遁走毛璋毛璋本滄州小校乘虛據之以城歸國因授貝州刺史轉遼州

十四年二月梁將謝彥璋帥衆數萬逼楊劉城帝自魏州聞之輕騎趣于河下賊軍遂壘以自固又決河水瀰漫數里以陷我軍我軍不得進自破安彥之後其潰亡之卒多嘯聚於兖鄆山谷間觀時勝負有投來者帝以書諭之曰夫相時達變為智士之良圖擇福知機蓋丈

夫之能事故有竄身山谷不處危邦今古攸同豪傑共
貫近聞鄆州山塞聚徒實繁並是汴雒舊人兖鄆竒士
見河南之失險知偽數之必亡厭血刄於連年避淫刑
於虐主必想元元失所悯悯無依莫知投足之方未有
息肩之地予自去冬親提虎旅徑取楊劉既獲通津已
謀大計視逆豎而便同机上算梁園而已在彀中謝彦
璋營葺梟巢嘯聚河上撩虎頭而難逃碎首伸螗臂而
何暇爭鋒今則虐使生民決開天塹築隄壅水自固軍

營偷生取笑於庸夫作事頗同於兒戲公私塗炭內外分離既板蕩以不披固氷消而在即予俯詳人事仰察天時既畫成謀已圖大舉控新羈之鐵馬礪却日之霜戈屈指定期長驅決戰誓平國耻須復家仇廓妖祲於西郊奉中興於萬葉諸君等或中州義士或大國遺民困兵革而不保田園避殘酷而深藏溪洞聞余義舉計各歡然今既屯聚衆多已相統屬須自謀畫首立功名或則攻取城池便可跨據州縣因滋事勢以決遠圖梁

冦既西有多虞固不暇分兵東去青兖則無人之境齊鄆則喪亂之州彼若圖之必定成事斯為上策不可後時凡有兵機予能應接當俟寰區一統海内為家可於所得封疆遂其冨貴之願蒼窘白水予所不期若守険偷生潛身匿迹終為亡命自棄何多時不再來機須速決長謀遠筭自可擇焉自是兖鄆羣盗往往率衆歸于

行臺

十五年梁河中節度使朱友謙來乞師友謙本名簡梁

太祖畜為假子以為陜州節度後為河中節度及友珪弑逆意深不懌友珪徵之友謙不奉命友珪令其將韓勍等將兵攻之友謙乞師於帝帝赴援大敗汴軍與友謙會於猗氏陳詞瀝懇願為附庸帝嘉其忠頗厚待之十六年攻下濮陽獲其良吏乃下教告諭曹濮百姓曰干紀亂常人神共怒弑君盜國天地何容激忠良仗順之心拯黎庶倒懸之急予援從近歲親舉義師每惟戡難之謀所切弔民之患而賊黨不分逆順憑附妖兇唯

偷晷漏之生不慮覆亡之禍去秋予暫歸寧覲留侍并都賊將王瓚輙渡洪河偷營巢穴不敢前來决戰遠出交兵閉壁偷安可知羸懦予親臨賊壘率士登城賊遂出營門與吾合戰纔交鋒刄便委干戈㦸甲士二萬餘人奪鐵騎三千餘匹敬于李立之輩已纍鼓於軍前拱辰侍衛之徒盡横屍於大野所殘無幾不日翦除料彼友貞難逃鈇鉞豈能保完生聚禦捍疆陲予昨徑出偏師徇地曹濮閲其蒸庶罹此百殃空多轉餉之勞殊失

保全之望予示其禍福各擇安危勿附賊以亡家須決機而保族若能自攜老幼歸我封𨗳亦議撫綏俾令蘓息如懷鄉戀土苟免待時則須遠避兵鋒慎於去就佇平兇醜冀復鄉園其諸軍兵士州縣長吏等自解圍上黨對陣柏鄉華縣交兵楊劉接戰亦合諳吾機略可料興衰何必阿附元兇自貽伊戚不如嚮義自卜永圖旦旦之懷元元共悉

十七年秋六月梁將劉鄩尹皓寇同州先是河中節度

使朱友謙取同州以其子令德王留務請梁王降節梁王怒不與遂請旌節於帝梁王乃遣劉鄩與華州節度使尹皓帥師圍同州友謙來告難帝遣蕃漢總管李存審昭義節度使李嗣昭代州刺史王庭及率師赴援九月師至河中朝夕濟梁人不意王師之至望之大駭明日次於朝邑與朱友謙謀遲明進軍距梁壘梁人悉衆以出蒲人在南王師在北騎軍既接蒲人小却李嗣昭以輕騎抗之梁軍奔潰追捕二千餘級是夜劉鄩收

餘衆保營自是閉壁不出數日鄩遂宵遁王師追及於渭河所棄兵仗輜重不可勝計劉鄩尹皓單騎獲免未幾鄩憂恚發病而卒

二十年四月莊宗郎位制曰澤潞封疆兄弟之國追思舊績言念疲民惠在綏懷恩加招撫各仰沿路鎮戍布命宣陳咸令樂業營生無使侵疆爲患

同光元年八月梁行營右先鋒指揮使康延孝自高陵津渡剽於臨河帝以騎軍挑戰延孝率百餘騎倒戈來

歸延孝本晉陽人家世部率少隷太祖軍負罪奔於梁漸至偏裨性剛烈負氣不居人下知賊庭終敗來奔帝虛懷引見解御衣金帶以賜之翌日賜田宅於鄴以為捧日都軍使兼南面招討都指揮使檢校司徒守博州刺史時河朔危急延孝至軍情稍壯

十月己卯車駕至汴州梁開封尹王瓚恐懼出城迎降伏地請死帝曰朕與卿家世容親兵或阻闊卿時瑁心所事人臣之節也何罪之有乃命復舊職及誅張漢傑朱珪輩瓚大

憂駭不自安以憂病所有家財相繼入貢帝慰諭之終以憂病而卒

壬午梁將段凝所部馬步軍伍萬解甲於封丘勅旨令於州城北十里排立俟而凝等率大將先至泥首請死帝慰之曰僞主詿誤卿輩無罪各賜錦袍御馬錢帛有差帝出封丘門撫勞兵士歡呼之聲殷動天地帝慰之曰爾等皆吾赤子被賊驅率暴露征行數十年來不安耕織今誅逆孽平一天下自此休兵罷戰何樂如之可各復本營餘勿憂懼

癸巳勑朕親驅義旅徑下偽庭克讐雖已翦除内外或聞搔擾責行招諭以示綏懐應諸色官員竝宜仍舊勾當當軍百姓各自安居永無勞弊之虞共睹昇平之代如無量之輩扇動人情便仰宻加追捕嚴行處斷貴從寧謐當體朕懐是月入雒為雒京留守河南尹張全義羸老不勝拜蹈帝令人掖之臨軒慰勞稠沓初全義棄澤州而趨河陽弟全武及家屬為我軍所得歸之太原太祖給賜田宅厚加撫恤天復中宻令人通情至是帝

重其宿望謂之曰張侯無恙卿識機知變無緜與我早通卿家弟姪幸復相見全義垂涕謝恩進幣馬千計謝恩帝命皇子繼岌皇弟存紀等弟兄之是同詔曰叛之則懲服之則捨蓋前經與言爲當代之通規既屬纂承是務遵守應舊僞庭位居藩翰任處專城或掌握兵權或捍防邉鄙各為其主以全其名既解甲以歸明或飛章而送款變通斯覩忠節可嘉其逐處節度觀察防禦團練等使及諸州刺史監押及僞庭先差出行營將校

都監等竝須恩詔不議改更仍許且稱舊與當侯别加新命是月偽梁宋州節度使袁相先至覲於玄德殿泥首待罪詔赦之

十一月梁河中節度使西平王朱友謙自河中至見于玄德殿進金鞍名馬帝慰勞加等友謙乞割磁隰依舊為蒲之屬郡乃以絳州隸之又求為安邑解縣兩池榷鹽使亦許之尋加守太師尚書令進邑至一萬八千戸西平王如故又賜姓名繼麟兼賜鐵券恕死罪

是月中書奏河南諸方鎮節度刺史昭洗之後未有新官每上表章只書姓名未頒渙汗必負憂疑望宣付各
降制命以表新恩從之
二年二月遣左武衛大將軍張紹度押國信宣賜淮南五月路州賊首領楊立遣守將韓暉奏表乞行赦宥帝令樞密副使宋唐玉齎勅招撫
四年二月癸丑中書門下奏偽蜀官員先有赦旨黜降近者員數極多相次到闕並是未承前勅慮抱憂疑宜

令御史臺具所到官員出身歷任三代家狀約僞官品秩准前勑次第當擬同正官奏復如是僞蜀將相家屬稍多即於山東州府安置如位卑家屬少者或是本朝舊人有骨肉見在班行即任便居止或是三川居人願還本土亦俟三兩日放歸本處或有本朝曾登科第歷任班行材器為衆所知可以甄録即續具人才酌量奏擬從之是時僞蜀宰相王鍇庾傳表張格皆本朝衣冠之後也豆盧革韋說素知之既聞歸欵意欲處之善地

故有是條奏以俟其來

孫彦韜字德光少以勇力聞於鄉里唐末朱氏將圖篡命兼領四鎮擢彦韜于伍卒歷諸軍褊校及朱氏僭竊軍鋒屢為莊宗所敗彦韜北屯河上知大事不濟乃間行繇官渡委質來歸帝喜而納之授親從定捷右廂指揮使

劉玘梁貞明末為晉州觀察留後莊宗收復汴州玘來朝玘在平陽八年日與上黨太原之師交鬭境上莊宗

見而勞之曰劉侯無恙爾控吾晉陽之南鄙歲時久矣不早相聞今日見訪不其晏歟玘頓首謝之郊天後復令歸鎮正授旄節尋有詔改授安遠軍

明宗初以天祐九年領内衙親兵時周德威攻圍幽州劉守光困蹙令元行欽於山北募兵以應契丹時帝攻行欽於山北與之接戰矢及帝馬鞍既而以勢廹來降帝憐其有勇奏隷為假子後因從征思禮特隆嘗臨敵擒生必有所獲名聞於軍中

天成元年八月以偽蜀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趙國公食邑五千戶張格可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兵部尚書守太子賓客上柱國仍封南陽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充三司副使從判三司宰臣任圜所奏請也

九月幽州奏契丹平州守將偽置幽州節度使盧文進率戶口歸明所率降戶孳畜人口在平州西首尾約七十里十一月鎮州又奏文進所率歸業戶口蠲免稅租

三年仍每口給粮五斗是月文進及將吏四百人見賜
鞍馬玉帶衣被器玩錢帛有差仍下制契丹盧龍軍節
度使檢校太尉盧文進遼西飛將薊北雄才傾以被讒
因而避禍雖附茹毛之俗長懷向國之誠將軍寧屈于
蕃庭校尉終還于漢壘洎予纂紹果卜旋歸繼飛鴈足
之書累殄龍庭之寇前冐白刄中推赤心擁塞垣之車
帳八千復唐土之民軍十萬氣吞沙漠義貫神明爰降
寵章以旌壯節可特進依前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使持節滑州諸軍事守滑州刺史充義成軍節度滑濮管內觀察處置等使仍封范陽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兼賜推忠翊聖保義功臣

二年十月汴州節度使朱守殷閉州城拒命帝親平之辛丑德音曰衛生亡軀推竭効命偶徇脅從之勢終懷忠藎之誠首議向明理宜行賞昨車駕初到城下之時有將士率先開門及城下朝見宜令石敬瑭奏聞當與甄酬

三年四月制夫忠而能力葢臣子之嘉猷賞不踰時乃君親之大義其有一心奉國萬里勤王宣至化於遐陬振威聲於異俗宜升寵秩式示優恩竭忠建策興復功臣東南面行營副招討使寧江軍節度觀察等使光禄大夫檢校司徒使持節都督夔州諸軍事守夔州刺史西方鄴壯節挺生英材間出居家克孝事主能忠總鋭旅以遄征飛捷書而薦至一日千里復峽内之土疆七縱七擒盪荆門之妖祲近令偏將徑取敵城運籌之智

神輸破竹之威電速漸平兎穴當覆梟巢方堅倚仗之
誠宜降褒崇之命俾兼為保益重殿邦既虎踞於上流
佇鯨吞于下瀨於戲功名既立節義彌高愚鐘方示於
鐫銘綸綍寧煩於訓誡唯期帶礪永協雲龍可檢校太
保使持節都督夔州諸軍事守夔州刺史寧江軍節度
觀察等使
十月戊午契丹署平州刺史張希崇將麾下八十餘人
歸闕見于玄德殿便召赴宴例加賞賜希崇幽州人陷

蕃歳久契丹署于平州至是殺其蕃兵率平營人户來歸

四年二月丁亥夏州行營都監安重益率師赴西軍時夏州李仁福身亡其子彛超擅稱留後詔邠州藥彦稠總兵赴夏州至此因降勅書曉諭夏綏銀宥等州將吏百姓曰近據西北藩鎮聞奏定難軍節度使李仁福薨變朕以仁福自分戎閫遠鎮塞垣威惠俱行忠孝兼著當本朝藩越之後及先皇興創之初或大勦兇徒或遥

尊聖主夙夜每勤于規救始終罔怠於傾輸爰今耿躬益全大節協和羣敵惠養蒸民致朕端拱無為修文偃武賴彼統臨有術遠肅邇安委仗方深凋殞何早忽窺所奏深愴予懷不朽之功既存於社稷有餘之慶宜及於子孫但以彼蕃地處窮邊每資經略厥子年纔弱冠未歷艱難或虧駕御之方定啓姦邪之便此令嗣襲貴示優恩必若踐彼危機不如置之安地其李彝超己除延州節度觀察留後前延州節度使安從進卻除夏州

節度留後各降宣命指揮使勤赴任但夏銀綏宥等州最居邊遠久屬亂離多染夷狄之風少識朝廷之命既作當於移易宜普示於渥恩應夏銀綏宥等州管内罪無輕重常赦所不原者並公私債負殘欠稅物一切並放兼自刺史以下指揮使押衙以下皆勒仍舊句當及與各轉官資宜令安從進到日倍加安撫連具名銜分析聞奏朕自總萬機難引一德内安華夏外撫夷狄先既懷之以恩後必示之以信且如李從曮之守岐隴疆

土極寛髙允韜之鎮鄜延甲兵亦衆咸能識時知變舉
族來朝從曮則見領大梁允韜則尋除鉅鹿次其昆仕
竝建節麾下至將僚悉分符竹又若王都之貪上谷李
賔之吞朔方或則結構契丹偷延旦夕或則依憑党項
竊據山河罔稟除移唯謀依拒比及朝廷差命良將徵
發鋭師謀悉萬全戰皆百勝纔興討伐已見覆亡數萬
騎之契丹隻輪莫返幾千族之党項一鼓俄平尋拔孤
城盡誅羣黨無遠無近悉見悉聞何必廣引古今方明

利害只陳近事聊諭將來彼或要覆族之殃則王都李賓足為鑒戒彼或要全身之福則允韜從曮可作規繩朕設兩途爾宜自擇無貽後悔有玷前修今以天命初行人情未定或慮將校之内親要之間幸彼幼冲恣其熒惑遂成騷動致累人靈今特差邠州節度使藥彦稠部領馬步兵士五萬人騎送安從進赴任兼以别降宣命嚴切指揮安從進等委其訓戒師徒參詳事理從命者秋毫勿犯違命者全族必誅先令後行有犯無捨更

慮孤恩之輩樂禍之徒居安則廣造異端貴令擾亂臨難則却謀相害自要功勲宜令李彝超體認朕懷宣諭彼衆無聽邪説有落姦機宣布丁寧咸令知悉

六月權知京南節度髙從誨上章乞許自新重修職貢初從誨父季興以請峽内三州事據城阻命繕甲締結梟夷從誨屢諫不從及王師問罪孔循令門客李湜見季興諭以禍福季興悖慢不遜從誨俟其有間私與湜曰令公性强不能遠圖此事予甞號泣言之竟未聽從

然予之操心必不負于國家苟王師退舍聖上許其改圖予必可致令公首過公為予言于朝執至是季興卒從誨屢遣使致書于湖南襄陽帥請上章保明願亟昭洗先是襄湖表章交至至是從誨復自上章首罪帝曰先臣叛命不預從誨事可待之如初

長興元年九月淮南降將海州馬步軍都指揮使王傳極率黑雲都兵士七百三十五人見于内殿各賜鞍馬衣段錢帛袍帶有差

三年三月辛丑以淮南降人潤州觀察巡官嚴澤為亳州譙縣令仍賜緋

晉高祖天福二年二月勑聞訪諸道州府等昨以朝廷近有指揮捜羅官健震驚戶口搔動鄉原致彼編甿不思樂業結集徒伴藏避山林其間亦有接便為非率意行刼事不獲已想非故心今既國步晏寧春事興作宜行告諭各便歸還但務耕農况無徭役切慮有無知之輩懼罪不歸須示條流冀令安靜限勑到後與量地里

遠近與限各令復業已前為非一切不問如限內不來者其物業許鄰近人請射承佃或有不忍招攜尚行偷刼者一聽居停及鄰人密來陳告便許占射賊人物業充賞如賊無物業即與逐處指揮每告一人即與賞錢二十貫文如至十人已上更賜銀鞍轡馬一疋此外竝依所告得人數支與賞錢仍據所願穩便處與補職安排委逐處長吏遍下管內令於山谷道口津渡如法粉壁曉諭仍不時差人四向專切招攜如是不能悛改尚

務結集者委逐處差兵掩殺

七月敕昨者魏府帥臣忽與狂悖河陽兵士小有驚擾已各命於討除竚盡平於巢窟軍興之際賊計多姦時發細人潛賷檄彈意在離間上下點污忠良朕固無疑人何懷懼近聞尹暉忽然出外不赴朝參又婁繼英悞有傳聞亦茲潛匿且尹暉婁繼英位居班列事合審詳不謂此特偶乖斟酌朕情深軫惻恩在矜寬專遣招擕時議釋放各委家人諸處招喚出來却令如舊一切不

問此後諸處收捉到姦細文字等其捉事人依舊支給優賞其細人晝時處斬文字當處焚傷冀表推誠免令惑衆布告中外咸使聞知仍付所司暉魏州人也少以勇健事連帥楊師厚為爪牙莊宗竝其弟昇為小校從戰河上每於馬前步鬬有功莊宗即位連改諸軍指揮使明宗天成後領數郡刺史應順中王師討潞王於岐下暉與楊師權首歸潞王潞王約以鄴園授之潞王即偽位帝入雒嘗遇暉通衢暉上馬横鞭揖帝帝甚怒之

及因朝謁謂僞主曰尹暉常才以歸命稍先陛下欲令出鎮名藩外論皆云不當僞主乃授應州節度帝即位改西衛將軍時延光以暉失意密使人以榮利啗之暉懼沿汴水欲奔歸淮南未出王畿為人所殺繼英未詳何許人也事僞梁歷為内職唐莊宗朝歷諸衛將軍出為絳州刺史明宗天成中改冀州北面水陸轉運使旋移耀州團練使入為執命轉左監門衛上將軍繼收懷州金州加檢校太保帝即位復居西衛至是以有弟為

魏州子城都虞候故延光使人誘焉繼英不自安逃許州匿於所親温延沼弟以繼英有女嫁延沼之故也竟不為温氏兄弟所容知張從賔據汜水叛命繼英往依之尋為杜重威所擒送闕梟首北市焉繼英有子曰德懐為萬全令蒲中連帥安審信械而奏之尋有勅追毁所授告亦釋之以繼英因匿身不容本非為逆故也是時楊光逺討范延光於鄴送賊軍都頭王洪等十人至大寧宫前竝釋放

三年三月詔送箭書二百遣楊光遠射入賊城除范延光並不為罪

八月帝以范延光據鄴城攻之經歲不下以師老民勞思解其役遣謁者入謂之曰卿既危蹙敗在朝夕若能返掌轉規改節歸我我當以大藩處之如降而殺之則何以享國明明白日可質是言因賜鐵券改封高平郡王移鎮天平延光謂門人李式曰主上敦信明義言無不踐許之不死則不死矣因徹去守備素服請降

十月制七萃師徒五營吏士偶因罪累遂至逋逃念曾効於忠勤宜顯行於招誘自用軍已來應有諸軍及軍色負罪逃軍諸處人等限一百日内許所在陳告並不問罪却與收管如限内不出復罪如舊諸州府應有見禁此色人家口骨肉並從釋放

五年五月安州節度使李金全叛歸淮南命馬全節以汴雒汝鄭鄆宋陳蔡曹濮周唐之兵討之帝使供奉官劉彦瑶馳詔諭李金全曰邉藩都護三載一更古之制

也嗣守世及則勞役不均朕俾全節代鄉將授鄉以重
領何猶豫熒惑而有異圖近覽復州上言云東陵洄口
官渡三戍皆稱江下鵃集水軍大發樓櫓與鄉應接又
買貞蔡進等咸以蠟書章表來投闕庭故旋命六將徵
兵三萬如能轉負從順朕亦待爾如初予之食言何以
享國若其迷途不返即聾從昧則夷宗覆族良可哀也
六月淮南偽安州節度使李承裕率衆大掠輦其資貨
而夜遁擒其監軍杜光業及部下將毛璘孫厚呂太徐

引李仲福等五七百人露布詣闕帝曰此等何罪乃以所獲之馬與器幣資裝豐厚而賜之及待以館穀光業等無不仰天感激涕泣請死帝終不戮一人悉放還之六年八月制曰天覆地載無所不容改過自新於斯為美應亡命山澤負罪潛匿者並放罪招攜各令歸業所在切加安撫如過百日不出首復罪如初

十一月襄州投來將士三百餘人到闕宣付侍衛司安排其首領賜衣帛有差

七年正月鎮州安重榮偽署深州刺史李從禎指揮使張仁希竝都頭十將長行共九十七人先歸降到闕見賜衣物有差尋仍押赴鎮州

少帝開運二年宣收降到泰州刺史晉庭謙軍州官吏以下至行宮前勑令釋縛賜晉庭謙器帛鞍馬銀帶公裳又賜録事叅軍李崇義司法叅軍張唯諫清苑主簿李正佑部署指揮使劉繼暉器帛有差

漢高祖以天福二年四月即位於太原五月至霍邑詔

諭鎮州趙贊曰鄉燕臺大族唐室懿親作鎮方隅既多善政應時制置素有嘉謀實兼文武之才比擅方圓之譽惟卿之身從迫脅居胡土而當全骨肉還漢疆而近脫鋒鏑浮沉秪係於虜情舒卷非繇於己意想其扼腕常所吞聲朕猥以眇躬式隆丕構承皇天眷命副羣后樂推方救阽危用拯塗炭昨契丹見華人不附尋已促還今酋長為神物所誅俄聞暴卒興亡之兆其理昭然其永康王遁入鎮州與卿顯相疑惑今月一日於待

賢館內已被縶俘所有僚屬將校並遭誅戮寃聲遥聽

惏性可量想計聞之必多酸楚卿一門忠孝三代王公

須自雪家寃當共清國難於我則既明向日於彼則無

與同天自然錫土分茅長居爵位重茵列鼎永慶來雲

孟津之會宜先塗山之期勿後况車駕披幸巳及晉州

無致他人別邀富貴臨軒睠注寤寐不忘所有諸道申

奏蕃賊等逃遁事繇表章文狀等並同封往其三軍官

吏僧道百姓等別降勑曉示撫問用符卿意當體朕懷

六月至維詔應有契丹除授諸道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刺史及令録賓僚將吏等並各安職不議改更

十一月杜重威據鄴城拒命城中散指揮使穆彥章相次與軍士等來歸彥章賜帛百段銀帶器皿鞍馬等餘有差

乾祐元年詔曰其有先曾事契丹并有骨肉見在契丹者其本人本家所在切須安存不得妄有恐動

隱帝乾祐二年正月乙已朔制曰河府李守真鳳翔王

景從永興趙思綰等此與國家素無讐釁偶因疑懼遂致叛違所以命將陳師徵辭問罪止期旦夕必見攻收然以彼之提封朕之黎庶久陷孤壘可念非辜易子析骸填溝委壑為人父母寧不軫傷但以屈己愛人先王厚德包荒含垢列聖美談宜弘濟物之恩用廣好生之道其李守真王景從趙思綰等宜令逐處都部署分明曉諭若能飜然歸順朕竝待之如初當保始終享其富貴申明信誓固無改易其或不認推誠堅欲拒命便可

應時攻擊尅日蕩平候復收城池罷止元惡其餘詿誤
一切不問仍預告諸軍破城日不得殺人放火諸處草
寇等拋棄耕農聚集林藪晝伏夜動害物殘人前後累
令翦除繼行招諭尚恐疑懼特示寬恩如能改過知非
出來陳首者應以前所有非為一切不問宜令逐處節
度刺史及廵檢使臣明行曉示宣達朝廷恩旨冀其歸
業常切撫安不得信任節級所繇衆私恐動重念征討
以來勞役滋甚兵猶在野民未息肩急賦繁徵財殫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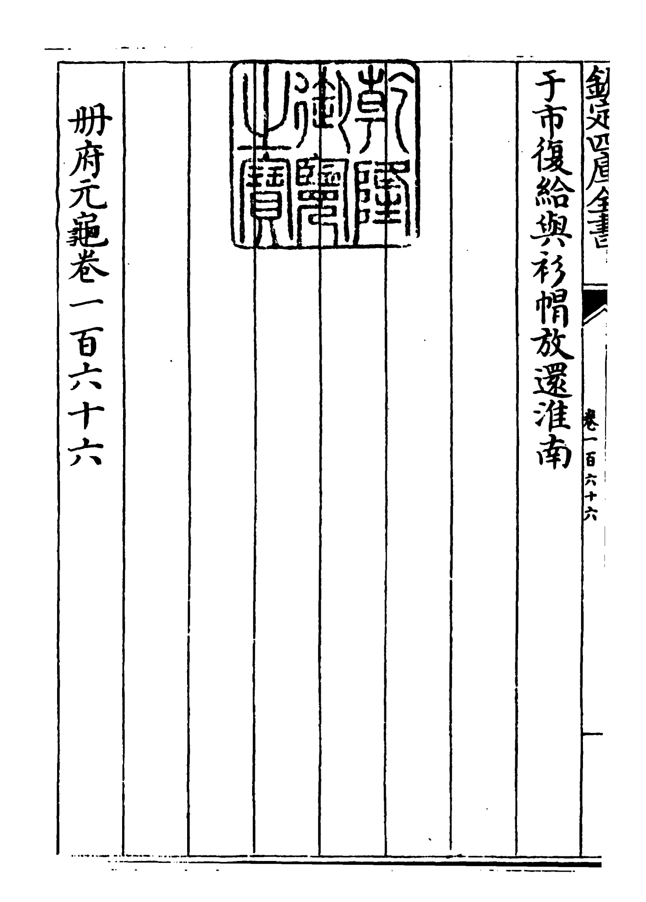
匱矜恤之澤未下於瘦羸愁嘆之聲幾盈於道路尚以軍旅未息帑廩無餘猶稽蠲復之恩空懷愧憫之意即俟邊烽少弭國患漸除當議優饒冀獲蘇息諸道藩侯郡守咸分寄任共體憂勞更宜念彼瘡痍倍加勤卹究鄉閭之疾苦去州縣之煩苛勸課農桑少察冤濫共挾政理用副憂勞凡百臣僚當體朕意辛未夏州節度使李彝殷獻馬謝隸靜州為屬郡彝殷祖拓拔思恭唐光啓初得夏州節鉞自相繼襲後唐明宗時命藥彥稠等

討之彜殷招引黨項攻奪餉道食不能給彜殷登城言曰夏州虛名耳無珍寶畜藏貢賦朝廷但以父子相傳寓居此郡或朝廷指使征伐願誓衆先登𠅘國家哀憐赦之自是傲視中原陰結叛臣朝廷知其心而羈縻之

四月永興趙思綰遣牙將劉成詣闕乞降制遂授思綰華州節度留後檢校太保以永興城内都指揮使彥常卿為虢州刺史

九月以契丹偽署前武州刺史髙奉明為右衛將軍奉明曽任蔚州録事叅軍頃歳契丹陷蔚州奉明為蕃將南大王養子累授刺史戎王死永康立以奉明為邢州節度使以代麻荅麻荅主留鎮州未幾聞髙祖南渡髙唐英死於安陽心不自安乃請麻荅署馬部都指揮使留鐸為本州副使尋令知軍府事奉明歸於鎮州麻荅被逐奉明赴闕故授環衛之官

二年三月徐州部送所獲淮南都將李暉等三十人徇



于市復給與衫帽放還淮南

册府元龜卷一百六十六